

原子弹爆炸的回忆

野口八男

又到8月9日。

那以后已经5年，每当这一天的到来，我的心情都如此痛苦。

每当我想拿笔记录下那些历历在目的事实，却都结束于对死于原子弹爆炸的妻子和孩子的回忆中。

我在心里鼓励自己，为了那些悲惨死去的人们，为了把那些悲壮的情况写出来，在巨大的悲痛中实在忍受不了心中的苦痛，我多次投笔痛哭。后来实在心中难过，有几次在深夜跑到山手街，虽然那些记忆还历历在目，但最终还是没能在40页的稿纸上记录下来。

当时，我是长崎水上警察局的官员，在工作中听到类似飞机的轰鸣声，就在我从窗口探出头的时候，遭遇那种闪光后本能的卧倒，玻璃窗粉碎的像灰尘一样从头顶飞过，撞在对面的墙上，我只是被碎片划伤了左颊，身体并没有大问题，这也是老天保佑吧。

但是，也就在相同的时刻，妻子和孩子正挣扎在生死的边缘。那天原子弹爆炸，我家失去了妻子（松枝），儿子（健一）和在大学医院当护士的妹妹三条人命，还有全部财产。其中妻子的死非常残酷，儿子的死非常悲哀。

我知道浦上方面落下了新型的炸弹，虽然担心妻子和孩子的安慰，但是出于对公务的责任，我没有马上跑回家。先是和防空本部联络，有关多处发生火灾的灭火情况、伤员处理事宜、海上营救的事情，还有火灾造成的船舶漂流等问题，这些事情暂时处理之后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那时长崎火车站之外，大多被烧毁了。我得到山口署长的许可，骑自行车向城山町的家奔去。虽然我知道自行车无法到达那边，但还是希望能早一点到达，我无意识地骑上了车。

从长崎火车站开始就只能推着前行，有的桥断了，有的路塌，有的地方路堵住无法通过，我终于到达城山町的市营住宅时已经是晚上的7点半。那期间，我看到了悲惨地狱般的景象，简直是语言无法形容的。有个人被烧的脸的正反都不能区别，他拉住我，我鼓励他说，“再坚持一下，救援队就要来了”。然后拿出身上的水给他喝了几次，到城山町之前有破碎的水管，我弄了几次水，一共喂了他4杯下去。特别让我痛心的是，在井通之口的派出所门前，救援队们把尸体从防空洞里抬出，有几十人的尸体横躺在大街上，真的太悲惨了。

城山町一带已经完全陷入火海之中，连自己家都找不到，后来终于找到了，正在完全燃烧中，火势很强。我茫然站在那里，连叹气都没有，万念俱灰的感觉。我想，也许妻子和儿子已经不在，我静静的闭上眼睛为她祈祷冥福。至少也该找到他们的尸体啊我想，偶然看到穿着绑腿的少年，身上已经烧焦了一半，我仔细的检查他的身体，最后发现腰间的皮带不对，判断他不是我的儿子。天哪，到底我的亲人怎么样了，是不是她们两人和房子一起化为灰烬了。但是我不能放弃，我在没有着火的地方来回寻找，在护国神社附近的防空洞里一边

喊着妻子的名字一边找。一个个的尸体都看过了。但是哪里都找不到。因为太黑，看不清。我用尽力气喊着“松枝！健一！”，但是没人回答。绝望感逐渐侵蚀着我的心。终于眼泪流下了脸颊……。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回去。顺着竹之久保的路，我好不容易回了单位。第二天我已经不敢回去找，但是一位女同事想去看看城山町的父母，她家在我家附近，因为我知道那个位置，别的人不知道，所以我就带她坐船去了旭町，再去城山地区。

上午 10 点半，我们到了城山地区，又是和昨夜一样在防空洞里一个个尸体的寻找着，突然听见山坡上的农田里有人叫“爸爸”。但是当时，周围都是不能动的孩子和大人，已经习惯有很多人在叫着爸爸，就在这时我又听到一声“爸爸”，我转过头去，在道路旁的水槽里坐着一个少年，正在举起右手向我打招呼。我想也许是健一，就叫了他的名字，有人答应。我又叫了一次他的全名“是野口健一么”，回答是。真是我的孩子。

天哪，我已经绝望的时候，发现孩子还活着，我忘记了一切，高兴得飞一样地跑去。和我一起来的女孩也跑了去。孩子穿着衬衫和半腿的裤子，光着脚，还在那里微笑。我检查了他的身体，除了左腹部有一块手掌大的皮下淤血和脑袋上有个鸭蛋大小的包之外，没有烧伤。真是太幸运了。再也没有比那个时候更高兴的事。我忘记了夏日的炎热，赶紧问当时的情况。

当时他和妈妈在家里，他的肚子上，被房梁上的木头砸伤，昨天在八幡神社度过了一夜，说很冷，从昨天早上就没有吃过东西，昨天逃到这里的时候虽然光着脚但是不觉得疼，今天腰也疼脚也疼，无法走路。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到这里，因为听说这里有饭可以领等等。他一口气和我说了很多。

我说“好，明天我把妈妈也找到，今天先把你带走”，我把铁帽子挂在胸前，背起孩子就走。他总是说脚疼，我们走了一个街道就要下来休息一下，就这样两人一边说话一边走。

“爸爸，人到这个时候，真的谁也帮不了啊”，这些他爸爸 20 岁的时候都难以理解的东西，这个孩子 14 岁就记住了。

他在我的背上，不断讲述着灾难后的景象，我听着内心充满悲伤。那天早上，空袭警报解除后，她们就从防空洞里回了家，在塌塌米上休息的时候遭到了那个爆炸，瞬间两个人就被压在了倒塌的房屋下边。

孩子好不容易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马上开始拯救母亲的行动。一片片地把瓦砾拿走，终于发现了妈妈，但是妈妈被很多天花板纵压着身体，还有很多木头压着，必须拿走这些才能把她救出。没有任何工具，怎么办。看到妈妈却救不出来，那时候孩子是怎样的心情啊。可是，无论如何也要把妈妈救出来，孩子跑去请附近的叔叔援助，但是谁也没来。

邻居的叔叔阿姨都从家里逃了出来，可是怎么求他们也没有来帮忙。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努力。和妈妈说话了，说是肚子疼和恶寒，因为当时是躺下休息，穿的很少，就把衣服脱下来给妈妈的头盖上。但是因为说的快，儿子说没有听清楚。那之间，相隔一家的邻居火势已经被风吹了过来，需要捂住脸否则连呼吸都困难，他急了不行。妈妈知道以后说，大喊“已经没有办法了，你不要管我，赶快逃吧，你一个人也一定要活下去。”之后又说“把我的骨灰

送回佐贺的墓地”。孩子到了穷途末路。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离开，“妈妈再见”“小健再见”，这是两个人最后的道别。孩子在硝烟中哭着离开了那里，跟在别人后边逃了。母亲将被这样活生生的烧死，让自己逃命，孩子却不得不离开。想到孩子当时的心情。我痛苦万分。

孩子在我们单位里住了一下，后来托付给了西彼蚊烧村的亲戚家，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后来失败的原因。11日的早上，我找到了被埋在废墟中的妻子，非常悲惨。

显然是一幅有了充分心理准备将被活活烧死的姿势，手在前胸交叉，双脚扣在一起，是很肃然的姿势。我想活活被烧死那得有多热啊，多痛苦啊。我和她的灵魂说了一会话，在她的头部的地方撒了一些水，回忆着过去种种。我一块不剩的捡起了所有遗骨，放在小盒子里。去了她生前关系很好的伊良林的光源寺，得到了一个戒名，念了经，暂时把骨灰保留在了那里。

13日中午有人来告诉我，孩子的情况不好，让我去一趟。我没能等到下班就骑自行车去了。孩子的发烧并不太严重，看上去精神还好，腰痛也好多了，还在朝我微笑。我想他一定是想亲人了，那天晚上就和他一起睡。他说口渴，抱着我哭了。我想，自从我8月8日晚上9点警报响起我跑出去工作之后，我们就没有好好说过话。这期间，孩子经历了恐怖的生死考验，一定是因为能和我在一起感到安心才这样吧，我也默默地紧紧抱着他。

孩子把脸靠在我胸前说“爸爸，妈妈死了，今后我做什么都行，一定会孝顺你的”。

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依然会流泪，多好的孩子啊，他妈妈一直身体不好，家里的事已经让他受苦了。

“爸爸，这是阿姨给我的，我留着给你。吃吧。”说着，他拿来枕边的一个鸭梨一定要我拿着。他是那么想见到爸爸，我抽泣着不敢发出声音。

孩子感到没有救出妈妈的责任感，不停地自责。我在清晨离开了对我依依不舍的孩子，骑车上坡回了单位。因为还在战争期间，一点不敢怠慢工作。

8月15日战终宣言发表，一直紧张着同事，表情带着不安带着孤寂，但是也有一些释然的复杂。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我的地狱还在继续。16日早上，我接到通知说孩子的情况很不好，我马上飞奔去了。孩子外观上并没有大变化，头发脱落，他一边说着一边自己一把把的抓头发下来。手脚出现了斑点，一直在拉肚子。村里的大夫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可是又没有简单的方法带他回长崎。只能给他吃了大夫的药，我安静地在身边守着，夜里他发高烧，拉肚子非常严重。听他说，昨天夜里也是这样，但是他在意其他人，努力忍住，一次次自己跑出去到屋外的厕所。

他腹泻频繁到我一点也没有睡，每次都背着他走出去，考虑到他自己的疲劳，我找来尿布等给他，让他在屋里解决。亲人终于来了，他安心了很多，腹泻造成很消瘦的模样，一直望着我。我没等天亮，就跑回长崎，从单位的船舶科和制冰工厂分了一些冰，用自行车驮了回来，和户町的前田大夫说了情况，拿了药，在烈日下跑了回来。孩子看到那时候很少见的冰块很开心。中午情况稍微缓和一些，下午6点喂他粥喝，他说“爸爸，咽不下去”。我就弄

了米汤给他，还是说咽不下去，最后给水喝还是说不行。当我知道他已经“呼吸困难，声音也很难出来”的时候，我把他托付给那里的亲戚，说“你再坚持 2 个小时，我把长崎的大夫请来”，马上又骑车出发了。我出来的时候，孩子用那种无法言表的痛苦表情望着我，希望我留在身边。最后才妥协说“那你早点回来”，谁知道那竟然成为了我们父子的永别。

途中遭遇雷雨，我好不容易才到达长崎。那时正好是指令发布，说进驻军明天上陆，让市内女人孩子马上避难，所以市内一片混乱。听说前田医生在梅香崎的警察署，我去找，可是因为他正在和町内会长开会不能来。我回到自己的单位一看，让有家人的同事先回去，剩下的也无法踏实工作。我到处找大夫都没有，自行车也没有。最后终于通过单位的所长说服了前田大夫，我们坐船去了蚊烧，到了时候已经晚上 11 点多。

回去一看，孩子已经不在了。他在“爸爸还没回来啊？”的痛苦重复中竭尽了全力，最后说“叔叔，已经没办法了，我太累了让我休息吧，再见，谢谢关照”。双手放在胸前，就这样离去了。和我到达的时间相差 13 分钟。8 月 17 日晚上 11 点 33 分，我唯一的希望，我的儿子走了。“妈妈的二七忌（就是死后 14 天），是 22 日，我们一起回长崎。”曾经掰着手指期待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再睁开眼睛。天哪！我想不放弃，我把鼻孔里的纸拿走，抱着还有一定温度的孩子，使劲摇晃，多么希望他能回应我，那合在一起的双手还是柔软的，我是多么想见你最后一面。

反正也是如此的话，我还不如一直守在他身边。没有亲人在身边的死是多少孤寂。这一夜，我一直抱着孩子痛哭。

19 日，我把孩子的骨灰挂在胸前，带孩子去了生前很多地方，在山坡上望着长崎，说到哪里哪里了，就这样一直说着话，脚步是那么沉重。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亲人的人很多，大家心里都有一样的沉重悲伤吧。

给他们立了碑，下了葬。但是我这一生，永远不会忘记我没能给她带来幸福的妻子，和死得如此悲惨的我唯一的孩子。

来年就是 7 周年了，我要按照妻子的遗言，把她的骨灰放回佐贺的墓地。

1950 年 7 月 8 日